



潘子和口述  
廖夔记录  
周汉平整理

# 太平隱義

# 太 平 隐 义

潘 子 和 口 述

廖 夔 记 录

周 汉 平 整 理

湖 南 人 民 出 版 社

## 太 平 隐 义

潘子和 口述

廖 夔 记录

周汉平 整理

责任编辑：王正湘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生印刷厂印刷

\*

1982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152,000 印张：7.75 印数：1—89,300

统一书号：10109.1476 定价：0.55元

## 前 言

这部长篇评书的整理出版，经历了二十多年的风雨。一九五八年，湖南省曲艺工作者协会成立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了由评书艺人潘子和同志积累数十年民间传说资料而形成的这部口头创作，原名《三湘英雄传》。由于潘子和同志一字不识，当时我们便请长沙市的同志赶快把这部评书记录、整理出来，作为建国十周年的献礼。廖夔同志欣然接受了这一任务。一九五九年秋，我因故不能负责曲协的工作了，而到国庆节，这部评书还没有全部记录下来，后来又因为其他一些原因，整理工作也受到了影响，这部评书便被搁置下来。一九七九年，省曲协恢复活动，我回到长沙，才知潘子和同志已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死去，幸廖夔同志还健在，由于他既记录过这部评书，也说过这部评书，我们仍请他继续搞好这项工作，谁知他余悸犹存，花了几个月时间，只写了一部六万字的“纲书”，不但情节简化了，连语言、人名也简化了，于是，这部评书的整理工作就落到了我的肩上。原想将全书整理出来以后，再和廖夔同志研究、校阅、补充，以便出版，不想刚刚整理出几个回目，他也辞世了。

《太平隐义》一书的故事，是叙述太平天国革命失败以后，

以甘甫臣、阳大毛等人为首的太平军中、下级军官，潜回湖南，仍念念不忘太平天国的事业。他们中间有的人，遭到了清朝政府的残酷镇压，国恨家仇，使其对清廷更加痛恨。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们采取了报仇雪恨、除暴安良的手段。他们对那些暴虐无道、欺压老百姓的官府，上至制台、抚台和提督，下至所有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和奸商，甚至外国侵略者，一律予以藐视；对那些被压迫者、被损害者，一律给予同情和支持。他们对其子侄和有志青年，如凌湘益和罗满教等，也是进行这样的教育，使他们懂得民族的尊严和人民的疾苦，并为此作出贡献。

《太平隐义》一书，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清朝末年半个多世纪中湖南的社会现实。但严格地说来，它不是一部有着“总关子”的长篇评书。它是过去流行在长沙一带的民间故事的集成，尽管其中也有大段的、系统的故事，如三刺马提台、长沙抢米风潮等，但全书是由众多的故事组合而成的。这些故事，有的来自民间传说，有的则反映了历史的真实。这些故事带有武侠的味道，但不落一般武侠故事的俗套。如过去的武侠故事，总要保一个什么清官，或叙述公子、小姐落难之类，说来说去，总使人有一种为过去的统治阶级保镖的感觉。有的武侠故事的所谓“辨忠奸”，说的也只是对某个皇帝的忠与不忠，与老百姓关系不大。而《太平隐义》中的英雄，不但与官府素无来往，而且一贯与官府作对。原作在写“抢米风潮”几回时，曾把当时的藩台庄赓良作为“清官”来歌颂，而历史上的庄赓良，却是一个残酷镇压饥民的刽子手。他伪装“清官”，正好暴露了

他的伪君子面目。他与巡抚岑春煊的矛盾是分赃的矛盾，是镇压人民的手段的不同，而效忠清朝政府，仇恨贫苦百姓，则无本质上的区别。在整理中，我们还了他历史的本来面目。

《太平隐义》经过二十多年的风雨，终于出版了。这是我省第一部由艺人创作的长篇评书，也是我省出版的第一部长篇评书，尽管它在思想内容方面还有些缺陷，艺术上还不够成熟，特别是在原作者和记录者都已逝世的情况下，由我一人担当整理的重任，恐怕未能尽如人意，但在评书的创作和出版上，总算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谨以此文献给为此书付出了巨大劳动和心血的潘子和同志和廖夔同志！

**周 汉 平**

一九八二年二月十五日

# 目 录

## 前 言

- 第一回 益阳县贫汉投军  
常德城英雄骂贼……………( 1 )
- 第二回 张三搞蓄意害人  
凌湘益从师学艺……………( 17 )
- 第三回 白凤英双剪胡县令  
凌湘益一刺马提台……………( 34 )
- 第四回 劫法场师父救徒弟  
打沙罐假神现原形……………( 49 )
- 第五回 定王台力擒恶和尚  
温香阁二刺马提台……………( 63 )
- 第六回 炮坪亭冷婆挥伞  
倒脱靴烈女丧生……………( 95 )
- 第七回 警贪官吓走余明浩  
赈饥民计赚削脚刀……………(100)

|      |                             |       |
|------|-----------------------------|-------|
| 第八回  | 查血案两惊詹九帅<br>报亲仇三刺马提台·····   | (114) |
| 第九回  | 闹西园两番入祖府<br>下益阳四义砸淫徒·····   | (128) |
| 第十回  | 假烧香识穿活佛<br>真义勇巧遇明师·····     | (144) |
| 第十一回 | 罗满教智助寡妇<br>众好汉怒打洋行·····     | (160) |
| 第十二回 | 强纳妾卢提督惧祸<br>恨败政罗满教题诗·····   | (176) |
| 第十三回 | 冯眼鼓夜打长沙城<br>众饥民怒殴巡警道·····   | (190) |
| 第十四回 | 砍桅杆巡抚惊魂<br>烧趸船洋鬼丧胆·····     | (206) |
| 第十五回 | 破案无功杨明远称病<br>起义得手都督府掌权····· | (221) |

（二）

（三）

# 第一回 益阳县贫汉投军 常德城英雄骂贼

满清暴政害黎民，太平天国起义兵。  
一十五载惊天地，留得英名万古存。

这一部书说的是前清咸丰初年，湖南省常德府武陵县丝瓜井住着一人，此人姓凌名魁，年约三十来岁，娶妻梁氏，单生一子，年方七岁，取名湘益。凌魁在县衙当了一名收支，专搞四乡催粮之事。这人心地善良，因念作田人家生活太苦，每年催粮，一看到人家仓空桶尽，女哭儿啼，就不忍严迫，因此县里说他催粮不力，撤了他的差。凌魁回到家来，生活无门，夫妻商议，把两间破矮屋分佃一间出去，自家就挤在一间屋里。但这一间破房，租佃收入究竟有限，凌魁便对妻子梁氏说：“如今生活无着，我想去沅江找我表弟黎云贵，看那边有无事做。家中之事，全靠你撑持；儿子湘益也全仗你抚养教育。”梁氏无奈，只得一一应承，夫妻父子洒泪而别。

凌魁到了沅江，寻到黎家，只见表弟黎云贵正与一人谈话。那人身材不高，面有麻子，一条小辫子吊在脑后，年约十八、

九岁，由于自小在码头上驮运，背被压弯，因此人称金满它。黎云贵也是二十上下的年纪，是一个单身汉子。一见凌魁进来，连忙起身招呼：“哎呀！今天是什么风把表哥吹到这里来的？”凌魁见有生人在场，不好明言，只说：“多年不见，特来看看表弟。不知此位高姓贵名？”黎云贵说：“这是小弟的结拜兄弟金满它，也是你们常德府桃源县人氏。”凌魁便与金满它作揖，两人连称：“幸会，幸会！”三个人重新入坐，各人谈了些家乡的风土人情，年成丰歉。黎云贵见凌魁满面愁云，闷闷不乐，便问道：“表哥此来，一定还有要紧之事，金贤弟不是外人，何不明言。”凌魁道：“实不相瞒二位贤弟，愚兄本来在县衙当一名收支，下乡催粮，怎奈如今租重利重，年成又不好，作田人都是家无隔宿之粮，儿啼女哭，惨不忍睹；以此一些钱粮收缴不上，县衙便撤了我的差。家中无生活出路，只得来找贤弟，看看有无事做。”黎云贵说：“讲到生活，小弟也有难言之苦。不过你来得正好，刚才金贤弟言道，如今太平军正在益阳招军，我们已经商量定了，准备前去投军，你何不与我们同去？”凌魁说：“太平军的事我也有耳闻，有的喊他们‘长毛’，说他们杀人放火，有的又说他们劫富济贫，不知到底是个什么军队？”金满它说：“哎呀！这太平军呀，真是世间少有，天下无双，他们的口号是：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对百姓好比亲人，对士兵如同手足。如今在益阳招军，真是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凌魁一听大喜，就怕自己年纪大了，他们不会收录。黎云贵、金满它劝他去了再说。

当晚无话。次日三人同奔益阳。到达之后，黎云贵带了凌、金二人，来到他叔父黎家珍家里，说明投军之意。黎家珍也是贫苦人出身，一讲到太平军就眉飞色舞，说：“这太平军呀，真是纪律严明，老百姓无不欢喜。现在大码头设帐招军，投军的人很多，都是一些十七、八岁的后生子。这位凌贤侄虽然有志投军，只怕年纪大了一点。”凌魁一听，低头不语。金满它连忙说道：“凌兄不要着急，有人投军，哪有不要之理。年纪大一点就做大一点的事嘛！何况你如今还只三十来岁，也不能算老，难道太平军尽是小家伙不成？”这一席话，说得凌魁心里有了底，众人也都说金满它说得很有道理。这一晚，三人就宿在黎家。

次日早饭过后，三个人来到大码头，只见太平军果然设有营帐，营帐外招军旗迎风飘扬。来投军的络绎不绝，士农工商，各业都有，还有少数女的。听说招女兵，来看新奇的也不少。黎云贵等三人报名上册，听候传唤应考。直等到下午，才听见传他们进帐。三人来到帐中，只见正中摆上一张长桌，两边军器架上摆上长枪、短剑、拐子、流星，应有尽有，好不威严。桌子正中坐着一位官长，这人年约四十岁左右，白面青须，两目炯炯有神。此人乃是太平军的哨官甘甫臣，湖南辰州人，自幼在江湖上闯荡，学得一身好本领，什么长拳短打，纵跳擒拿，通常二、三十人近他不得。他左边坐着一位三十岁上下的人，此人生得粗眉大目，膀阔腰圆。他是甘甫臣的得意门徒，不但武艺超群，而且接骨疗伤，手到病除。他叫阳大毛，衡山人，在太平军当个什长。右边坐着一个小小个子，乃是伍长杨可安，醴陵县渌口人。三人由杨可安点过名后，连忙上前打参。阳大毛

问：“你们为何要投奔太平军？”金满它说：“因为太平军是打满清、救老百姓的。”黎云贵说：“太平军爱百姓，爱士兵，因此我们自愿来当兵。”甘甫臣说：“说得对！”接着他又看着凌魁。原来凌魁早上来的时候还满有把握，但自到招军处后，见来报名投军的都是一些青年，只有自己是个三十来岁的人，因此又有些担心，便闷闷不乐。甘甫臣见他低头不语，知道他有心事，就问道：“你为什么不做声啊？”凌魁是在满清的衙门里干过事的，但不知对太平军的官长怎么回话，便学着满清衙门里的规矩，红着脸说道：“回大人的话，小的是来当兵吃粮的。”甘甫臣听了，笑了笑。杨可安插进来问：“你从前在哪里公干过？为什么要到这里来当兵吃粮？”“回大人的话，小的在武陵县当过收支，因催粮不力，被撤了差，家中生活困难，只好来这里搞碗饭吃。”听到这里，杨可安大声说：“你不能考！一是满清官吏；二是专为吃粮；三是年纪太大；四是无什么武艺。出营去吧！”凌魁正转身要走，三个人中，以金满它胆子最大，便大声叫道：“且慢！凌魁只是县衙门一个小小的收支，能算得上官吏吗？因不忍催穷人还粮，撤了差，没饭吃，来当兵吃粮，有何罪过？太平军是救老百姓的，能见死不救吗？难道来投奔太平军的都是有饭吃的人吗？说他年纪大，他不过三十来岁，难道你们现在的太平军都是年轻小伙子吗？就以你们几位官长来说，年纪也都在三十岁上下，为什么你们当得兵，打得仗，他就不能呢？再说武艺一节，你们考也没有考，怎么就知道他无什么武艺呢？难道你们今天招的这些小伙子，就个个都是武艺超群的？凌魁是个老实人，他今天跟你们讲的都是

老实话，你们为什么不要老实人呢？俗话说：有志不在年高。今天他和我们一样，是自愿来投军的，还望官长酌情收留为是，不然就会冷了四方豪杰之心。”金满它这一席话，说得声色俱厉，义正词严，弄得杨可安哑口无言，甘甫臣和阳大毛听了更是仰天大笑。随后，甘甫臣对杨可安说：“老弟！你也太粗心了，事情不弄个明白，就冲口而出，这回总算碰上对头了吧！认输吗？”杨可安红着脸说：“认输，认输。”甘甫臣看了金满它一眼，回头又对阳大毛笑道：“这家伙外貌虽不扬，内才却不小。面对长官，有此胆量，正是难得！但不知他武艺如何？”阳大毛说：“这叫做理直气壮嘛！喂！你这家伙，口若悬河，可是三百斤的野猪？”“我不是一张寡嘴。拿手是鞭。”“帐中演来！”“遵命！”说罢，就到军器架上取下鞭来，摆开身法，首先来了个“尉迟把门”，甘甫臣是好老，一看他这个架势，就知道他有两下子。接着就见金满它一步紧跟一步，一环紧扣一环，起先还见人身，舞到后来，就只听得呼呼风响，真个是泼水不进，射箭难穿。把三十路鞭法舞完，将鞭一收，脸不红，气不喘，向上一个千子：“请官长裁鉴！”这时喜得甘甫臣、阳大毛和杨可安一迭连声叫好。金满它问：“取得不？”阳大毛说：“取得，取得。”“既然取得，他二人是我的好友，我们不愿拆散，还望官长一起收留。”杨可安说：“也还要考。”吓得凌魁忙说：“我实实在地不懂武艺，只求在营中当一名马夫就够了。”金满它说：“他当过收支，算盘子上来得，营中也要这样的人材，就要他管钱粮吧！你们可以看得到，他人很老实，我们还可作担保。”甘甫臣、阳大毛表示同意，杨可安也

就没有话说了。

甘甫臣又问黎云贵：“你呢？”“我略晓刀法。”“演来！”

“遵命！”黎云贵也从军器架上取下刀来，舞了一阵，甘甫臣见他刀法甚好，也取了。三个人就拨在甘甫臣的帐下，随军出发。

且说太平军因攻打长沙不利，天心阁一仗，牺牲了西王萧朝贵，因此决定绕过长沙，直取岳州，破武昌，顺江而下，经九江、安庆、芜湖，一直打到南京。真是摧枯拉朽，势如破竹。攻下南京后，随即把南京改为天京，正式建立太平天国政权。洪秀全自称天王。接着又派林凤翔、李开芳进行北伐，一直打到保定、天津，威逼北京。清廷慌了手脚，一面利用曾国藩等所组成的地主武装——湘军，在湖南、江西、湖北、安徽一带攻打太平军；一面不惜出卖主权，勾结洋人，组织什么洋枪队，来与太平军作对。当然，最可惜的还是太平天国内部发生了分裂，混进革命队伍的地主分子北王韦昌辉，在天王洪秀全的纵容下，谋杀了烧炭出身的东王杨秀清及其部下两、三万人。后来翼王石达开，也因为受不到洪秀全的信任，带领大部分精锐部队，转战于湖南、广东、广西、湖北、四川、云南、贵州等省，结果在大渡河边全军覆没。从此太平天国的力量就被削弱。到后期，虽然有忠王李秀成、英王陈玉成两个青年将领力图挽救危局，但因大势已去，终于在同治三年，天京被曾国藩等人攻陷。后来幼天王贵福，也在江西被俘牺牲。太平天国的革命虽然失败，但它和清政府对抗了一十五年，革命烈火烧遍了大半个中国，猛烈地冲击了封建统治，坚决地抗击了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在中国的近代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且说金满它、黎云贵和凌魁三人，自从投入太平军后，一直跟随甘甫臣、阳大毛和杨可安等，转战大江南北，从未离开。入伍以后，甘甫臣又教了大家一些武艺，特别是凌魁，因为他为人老实，钱粮数字，几年来分毫不差。甘甫臣等对他特别器重。甘甫臣等人升迁，他也被升迁。虽然他年纪比金满它、黎云贵等人大几岁，但甘甫臣总是耐心指点，因此也练就了一身好本事。太平天国革命失败以后，存下来的将士，纷纷改装散到各地。甘甫臣改装道家，自称“三清道人”。阳大毛、黎云贵、金满它和凌魁等人，也作士农工商打扮，潜回湖南。临别时，三清道人说：“各位贤徒！我们是太平天国的将士，如今天王和各家王爷虽然为势所迫，先后为国捐躯，但我们千万不要忘记天王的训谕，与清妖誓不两立。今后如听说那路英雄起事成功，我们就要立即起来响应。万一清妖势大，起事无法成功，你我也要谨遵天朝的教谕，锄奸除暴，救助黎民。如今清妖的势力十分猖獗，对我太平将士必然进行搜捕，各位须要小心。倘有危难之事，必须互相照应。今日各自回家，日后可到长沙城储备仓阳大毛家里汇合，来时都以请医治伤为名，切莫误事！”三清道人说罢，众人谨遵师训，依依拜别。

且说此时正是同治三年，慈禧、慈安垂帘听政，他们倚仗曾国藩、左宗棠、彭玉麟、胡林翼、李鸿章一班镇压太平天国的刽子手，通令天下各府州县、文武衙门，严密搜查太平天国的余党，一经查获，便可就地正法。出首者有赏，窝藏者同罪。驻扎在常德府的湖南提督马济春，本是靠打太平军起家的，并因此一直升到提督。此人心狠手辣，见“长毛”就杀。所谓“长

毛”，乃是清政府对太平军的诬称，因为太平军为了反对清廷的辫子，都披着长头发。太平天国起义失败以后，这些披长头发的当然又恢复成了辫子，马济春找不到人，就乱抓一阵，因此不知有多少无辜百姓，也以杀“长毛”的名义，死在他的刀下。凌魁就正撞在这个魔王的手中。

且说凌魁拜别了三清道人和各位师兄师弟以后，自己作小贩打扮，包裹内暗藏单刀，踏上了归途。十几年没有回到家乡，当然归心似箭，昼夜兼程。那日到了常德，等天黑来到丝瓜井自家门前，见四下无人，急忙走进屋里。梁氏一见自己的丈夫回了家，真是又惊又喜，十几年不见，眼泪止不住夺眶而出。她一面把行李接过，一面叫儿子湘益前来拜见父亲。湘益此时已经二十二岁，生得又高又大，四方脸，英雄眉，真是一表人物。听说父亲回来，连忙上前见过。凌魁心中好不高兴，忙叫他坐在自己身边。梁氏给丈夫递过一杯热茶以后便说：“自从那年你离开家里，去找表弟，一去就是十几年，也不寄封信回，可怜我母子在家好不辛苦，生活越来越高，那一点点房租根本做不得什么用，我一个女人家，就靠做点针线活过日子。湘益渐渐大了，对娘也很孝顺，先是拣点破烂，后来就到码头上去挑挑脚，上街卖点柴，日子就过得好一点了。这十几年，你到底到哪里去了？信也不回一封，我们都以为你死了哩。”听完妻子的话，凌魁就叫湘益去把门关上，然后悄悄地对妻子和儿子说：“那回到表弟家，正碰上洪天王在益阳招军……”“哪个洪天王？”“就是太平天国的天王洪秀全。”“哎！你参加了太平军？”“是哎！如今外面的风声怎样？”湘益告诉他：“如

今满清政府到处贴了告示，悬赏捉拿太平军，爹爹须要小心。

“这个我知道。”梁氏说：“你怎么去加入太平军呢？！如今到处悬赏捉拿‘长毛’，抓住就砍头。这是诛九族的罪啦！”说罢不禁哭泣起来。凌魁对梁氏说：“你们不知道，太平天国真好！可惜我们没有成功，若是成功了，我们就好过了。”凌湘益问：“怎么好法呢？”凌魁说：“好处说不尽。第一，他帮我们老百姓打清妖，除贪官；第二，作田人可以得到田地，租税轻；第三，人人平等，男女一样……”说到这里，不但凌湘益听得津津有味，梁氏也有了兴头。接着凌魁又把怎样投军，怎样结识了一班豪杰，怎样与清妖作战，怎样攻武昌、取南京，一直说到太平天国失败，他与甘甫臣、阳大毛等潜回湖南。

“这十几年不是我不回信，主要是怕连累你们。如今我虽然回来了，只是离家太久，突然回来，恐怕引起人家怀疑，准备明天晚上仍旧到长沙去，那里有我们的一班朋友，生活没有问题。我在太平军，承蒙师父与师兄弟们的指点，也练就了一身武艺，只要在长沙站住了脚根，就可以接你们母子同去。那时候，湘益有我亲身传授武艺，又有高人指点，坯子好，架子硬，学成不难。将来有了机会，太平军能够东山再起，也好继承父志，前去建功立业。”湘益本是个有志的青年，平日就恨自己没有一点本事，又无高人指教，今日听父亲说要传授他武艺，又可以到长沙去接受高人的指点，心中好不高兴。梁氏一则和丈夫久别重逢；二则听凌魁说了太平天国这许多好处，满天愁云，也被一风吹散。因此夫妻父子三人，直说到星移斗转也未歇息。

俗话说：“隔墙必有耳，窗外岂无人。”原来就在他的隔